

內蒙古志既精詳編

第二輯



内蒙古史志资料编辑凡例

一、本书为内蒙古史志资料的专辑，选辑较有价值的稀见的史志资料，包括史籍、方志、档案、文书、契约、奏疏、谱牒、传记、书信、日记、笔记，以及其它有关史志内容的文字资料。

二、所选资料均系原文照录，不作内容和文字上的改动，对于讹讹较多比较难读的原始资料或文献，则作一般性较勘和简注。

三、资料均加通行标点（专名号视印刷条件取舍），并按内容适当分段。对于原资料因封建习惯而采取的抬头移行等格式则不予保留。

四、本编采取横排简化字印刷，对于原资料中的异体字均改通用字，对于通假字除个别常用字改为本字外，其余则基本上予以保留。

五、对于资料的讹文、俗字，改正后出注；衍文、脱文亦加注于后。

六、原文中的小字注文或双行夹注，均改单行，加圆括号置于原处。

七、如对原资料作必要的校勘和注释，均置于正文之末。注释以重点章句为主，以整理者所知为限，宁缺毋滥。

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

第二辑

目 录

辽夷略.....	楚哈注	(1)
《两朝平攘录》选录.....	奥登笺注	(20)
《圣武记》选录.....	严谔之标点	(39)
《朔方备乘》选录.....	明湖标点	(76)
察哈尔八旗.....		(116)
《八旗通志》选录.....	一泉标点	(120)
绥远游记.....	方晓摘录	(191)
绥远农业调查.....	东红摘录	(220)
民国初年绥远垦务	宝玉 海棠	(279)
中国年鉴 (1928年) 选录		
.....	洪礼摘录	(345)
《绥远通志稿·城市》.....	曾石标点	(364)

辽 夷 略

〔明〕 张 薰 撰
楚 哈 注

辽夷略叙言

余自庚申〔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十一月，归途撰次《辽夷略》，记其种落住牧及市赏诸处，盖得之周中丞毓阳《全辽图》底本中颇详。而核今者，辽沈新陷，朝议纷纷无定画，甚有欲弃河西而守山海者。夫河西弃，而山海安能守？此不待智者知之也。窃私叹国家才失一隅之地，动辄四顾张皇，便思缩地自固，别无他策。此其病在我先自弱，视奴〔按：奴尔哈赤〕太强；我先失中国之势，而遂视奴为不可制之敌国；不知奴于众夷中不过弹丸之一种耳。操纵而颠倒之线索，原在我中国之手。晁家令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技也。”请就《辽夷略》中考论之。夫从来夷无定主，犬羊相噬，投骨于地，眈然而争。虎墩兔憨为西虏帝，然累岁思邀我贡市王爵，如俺落故事而不得，抱恨终身。岂肯坐视奴帝辽阳，断其市贡之利乎？且以宁前而论之，其革兰泰之一种，凡八技共四十酋，而领市赏则高台、兴水县二堡也；以广宁、锦义而论之，其土蛮憨一种，凡九技共三十酋，而领市赏则镇远关也；其暖塔必一种，凡十技共四十酋，而领市赏则镇远关与大福堡也；其大委正一种，凡三

技，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其克石炭一种，凡三枝共九首，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其鬼麻一种，凡五枝；小歹青一技，市赏则大康堡；；领参委正一技，市赏亦镇远关；耿耿歹青、青歹青、石保赤丑库儿三枝，市赏亦大康堡也；其五路台吉一种凡七枝共十八首，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其把伴一种，入于泰宁，凡二枝共十六首，而领市赏亦镇远关也；泰宁诸夷虎刺赤一种五枝，长男速把亥一枝凡二十二首，直广宁、海州、西平、东胜、东昌等堡，而领市赏则镇远关也；其次男炒花一种，凡九枝共三十余首，而领市赏镇远关也。至万历四十三年，辽阳长安堡、新开木市，而西自广宁东至辽阳境处游牧络绎，是虏亦以木市为命矣。至于虎刺第四男伯要儿一种，凡五枝共六十余首，对辽、沈、开、铁正北，而市赏俱在新安关，今没于奴，则伯要儿部下六十余首之市赏绝矣。惟福余夷弱而久不入市，海西南、北关夷为奴所并，而不开市。则今日每年数十万两市赏，固诸酋所恋恋而不能舍者也。诸酋利吾市赏，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马牛毡革，非与我市则无所售。然则辽阳一带，实西虏所资以为生，料西虏亦决不利我失辽阳，而今奴得之也。今伯要儿已无市赏之利，而思逐奴矣。炒花亦且为我守黄泥洼以拒奴矣。谁谓西虏肯令奴得土地而已失市赏哉？挑之使斗，亦彼各自为其私情所必至也。今日惟有此一着可使夷动而我静，夷劳而我逸，我修备修守而徐乘其敝，宽民力，定人心，以为恢复之计。若夫海、盖诸逃民在海岛中者，皆我百姓，决宜安插各岛中，设官以统之。令山东为之接济，使安插共守，以相机会为复海、盖之后图。移咨朝

鲜整兵，以扰其东境而通贡道。又见奸细藏于兵部提堂中，恐此辈埋伏伺隙者不少，托何神丛意将何为？危哉危哉？当事者不得瞢瞢如梦。余是以刻《辽夷略》而僭题数言以告实心为国者，采而行之。若夫捐广宁与虏，而守山海者亡国，危君父之言也。思之心悸股栗，更有言所难尽者。先见早防，是在赤心大老刻刻留意如对大敌可耳。近见中州藩臬诸臣弃官而逃，则又惴惴塞心。细思今日之势，苟非缴九庙神灵，呵护社稷，谁复有抛命担当拥卫我圣人者？暗想真堪痛哭。何暇寇在门，而室中日日诿诿也。时天启改元辛酉孟夏日，题于读书舫中。

辽夷略①

宁远前屯诸处踞塞外者曰朵颜②，其酋曰革兰泰③八子。自长子影克而下二曰董狐狸④、三曰獐兔⑤、四曰都令满都不赖⑥、五曰兀鲁厮汉⑦、六曰猛首大⑧、七曰鹅毛兔⑨、八曰阿只孛罗⑩。影克颇忠实，能约束其部夷。先是，兀鲁厮汉、长秃为边患，影克对汉使言：愿汉关吏伺其索赏关下，幸速除之，无敢怨。”其后，土蛮首难，影克为其耳目，竟被兵死。生三子，长曰贵英，又名长昂即专难，屡犯屡抚，不能如影克之世矣。生长子伯洪大，次子徕犴大。伯洪大，物故。而五子存，曰哈喇木什、曰耳周什、曰文布刺麻、曰速卜得⑪、曰远旦⑫。徕犴大存而有长子胡喇亥、次子刀儿吉，计七枝而拥兵约五千。影克之次子曰耿奴，故，而有子曰鳞金他不能、曰孛只他不能，两枝之兵约二千。影克之三子曰杜龙，一枝之兵约一千。盖影克一派凡十枝，而控弦之骑不下八千人也。⑬董狐狸连结族党数入寇，旋叩头乞哀就抚赏矣，而反复如初。有九子，长曰伯言莫赖，一名伯彦孛来，入寇死关下；次曰把来气、曰把来都、曰鳞固大、曰以巴儿、曰以那赤、曰把塔儿、曰明暗那木、曰老思。计董狐狸之派九枝，而约兵二千余骑，⑭不能当影克之子孙四分之一也。獐兔，一名长秃，数犯边，后边人生致之，以长昂叩关求赎免，然旋盟旋背矣。当是时，中国悔不用阿兄影克言，先杀之为快。獐兔二子，曰打木、曰打火，而兵亦千余⑮，则又孙于董狐狸诸子矣。都令

满都不赖三子，长曰兀鲁伯户，故，而有三子曰阿哈赛、曰阿只布，而拥骑约二千。次曰兀鲁孩厮，故，而有四子，曰伯言兀、曰伯户、曰伯亥、曰伯托，约兵二千余。三男曰老撒，拥骑亦千余。满都不赖凡八枝，而骑卒亦千余人矣⑯。兀鲁厮汉初依兄影克受汉抚赏，然后背恩入前屯为患，故，而长子曰土只他不能、次子曰孛收，凡二枝而约兵千余⑰，则又孙于獐兔二子也。猛首大故，而有子三，曰哈木户、曰那木赖、曰那木赛⑱。鹅毛兔之子曰板大儿、曰阿主户，而五枝之兵数未考⑲想不似诸派之强也。阿只孛罗⑳之子曰伯牙儿、曰伯言大，而兵约五百余骑，岂长子先出者强而诸子后起者弱耶？然总是一部，去宁前中后左右塞四五百里，其抚赏也由高台、兴水县二堡焉。故事：三卫世受冠带称臣，岁入贡加赏赉，作我藩篱，为塞外耳目。如传报有验，为边吏得首功者，拟迁秩视汉吏矣。然自长昂、董狐狸反覆以来，大率西就赏而东寇掠，势聚则大入塞，势孤则假传报以邀赏，要挟无厌，而国门外寇如云矣。余出塞问近日辽中虏情，土人曰：“夷性狡而实利我赏。”昔年大入，辽岁苦之，然每入亦辄不利去。今以恋市赏渐宁息矣，而时小入为寇偷，我兵捕而杀之，则以为杀属夷。及边将责问，而彼此相推避不肯吐实，此其所为叛服靡常者。又其因东事㉑而拥众挟赏，时时有之，则在朝廷威信，道将权略、能驾驭耳。然总不出一抚赏羁縻也。余过前屯，有宴副将军承武者，通敏有机变人也。其抚属夷，坐堂下好饮食之，谕以效款护边受上犒，不然且诛杀。诸夷脱帽稽顙唯唯其曰：“夷人重信，我先之以信，便可保他无变，更只如许之牛，断不易之

以羊；许之以赏，断不少更易；若绝其赏，予断不轻与之。而大抵褒奖与进之意居多，又时示之以不测，玩之如掌上雏。令其不仰饮食于我，不可得此抚夷之遣也。”余听其言，乃知忠信可行蛮貊，非浪语耳。彼弁流解此意，便堪作上将矣。

自宁前而东，我边地渐广，则广宁锦义诸堡矣。踞塞外者，皆朵颜诸部也。其酋曰土蛮憨②，号老王子，九子。自长男扯臣憨③而下，曰委正黄台吉、曰额参台吉、曰锁迷台吉、曰歹青台吉、曰琵琶台吉、曰莽官儿大台吉、曰卜言大台吉、曰桑阿儿寨台吉。今诸酋皆虎墩兔憨④约束之，牧地直广宁去寨十余里，而市赏皆广宁镇远关。扯臣憨之长男曰莽骨速台吉，即虎墩兔憨之父也。〔莽骨速台去〕二子，一为〔虎墩兔〕憨，约束诸部，而次曰炒兔黄台吉，兄弟约兵三万余骑矣。〔扯臣憨〕次男曰毛起炭、存，而有一子曰脱脱亥，其骑亦有五千。此莽骨速之派为独盛而制诸部也。虏中称“憨”如称帝。委正，故，二子：长伯言、次伯言大，而约兵三千余。额参台吉，故，仅一子曰召克太，绝矣。锁迷之子：长麦力根、次哈大，亦拥骑二千余。歹青之子二：曰孛赖、曰黄台吉、俱在。而孛赖二子：长扯扯台吉、次张台吉。黄台吉一子曰噶儿骂台吉，亦拥兵约二千余骑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兔、曰阿败，约兵千骑耳。其莽官儿，尚存，而有子曰伯言兔，亦约兵千余骑。卜言太，存，有三子：长色令，次拱赤、三把兔儿，而兵数亦与琵琶同。桑阿儿寨，存，生子四：曰扯扯阿败、曰王儿寨、曰拱革、曰班台，拥骑三千余。而视莽官、琵琶、卜言太三部差雄矣。计土蛮之派

凡二十一枝，俱帝虎墩兔憨。憨兵不下三万，而合诸酋兵又凡二万，是以为土蛮之种强也。

按土蛮，故胡元裔，其父曰打来孙^⑤。土蛮倔强自负，为俺答君长，而俺答先入贡封王爵，意独恋恋挟之以兵，二十年恐喝塞上竟不可得，老而厌兵，死矣犹缺缺曰：“他岂不汉子而我老婆乎！”以故诸子分部骖然起，大率为挟封贡也。然而，俺答子孙至今长王胡中，则亦护边之明效矣。

直广宁西北而牧，离边约七百余里，市赏亦由镇远关者，其酋曰暖塔必^⑥，故，而生十子曰：脑毛大黄台吉、曰以儿邓、曰扯臣台吉、曰青把都儿、曰速克赤把兔儿、曰卜言兔思扯赤台吉、曰额儿得你丑库儿，曰阿民台吉。其第十子曰拱兔者，对锦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其市赏在锦州大福堡焉。脑毛大，始为蓟门抚夷，后以寇辽故挟市广宁关下，辽人竟弗许。脑毛大之长男曰桑阿儿，次曰缩闹，而控弦之骑几七八千；以儿邓，故，而三子曰麦力根歹青、曰宰桑台吉、曰桑阿儿寨，而控弦之骑五千；扯臣之子曰卜言歹儿、曰赤劳亥、曰大成台吉、曰色令，而控弦之骑三千；若青把都儿，故，而三子曰歹青、曰滚木、曰把刺四气；速克赤把兔儿，故，而三子曰把兔儿阿败、曰宰桑、曰石计兔；卜言兔，故，而四子曰耿耿台吉、曰隐克、曰门克、曰果木，三部各拥骑二千；其必扯赤，故，生三子曰花台吉、曰汪台吉、曰滚度参，千骑耳；额儿得你丑库儿，亦三子曰汪台吉、曰刺麻台吉、曰锁闹安儿；其阿民台吉，在，只一子曰班旧儿，二部约骑兵各二千余；独拱兔一枝，近锦州边者五子，长以儿度赤、次刺八四气、三色令、四果木、五刺麻，而约兵五千也。盖暖塔必十枝凡

三十二派，而脑毛大、拱兔为强。

离广宁西北边八百余里而牧、从镇远关市赏者有大委正一枝，大委正^{②⑥}为打来孙第四子，尝佐土蛮挟我封贡，而边吏弗予。大委正故，而长男阿惠以入犯右屯，中神枪死城下，次男昂惠台吉，三男墨力台吉，其兵骑无考，然大约今为孱虏，不似大委正时矣。

离义州正北边千余里住牧、而市赏仍由镇远关则有克石炭^{②⑦}一枝，克石炭为孛只^{②⑧}第五子数为宁前患而挟封贡，生三子：长男扯臣黄台吉、次男舍刺台吉，三男讨讨败台吉，三子各有二男，盖六派也。扯臣〔黄台吉〕生长子扯扯个、次男章兔儿；舍刺〔台吉〕生长子郎索、次子脱力打刺汉；讨讨败〔台吉〕生长子姑什、次子木素，而三部拥兵骑约七八千。按先朝土蛮诸夷部，屡犯挟赏，而当事大臣决策坚弗予，诚欲藉辽虏以惧西北虏，且使我辽阳卒习兵也。前辈谋国虑远矣。至于今，何辽人之不习兵而设防奔走无虚日哉？

鬼麻^{②⑨}之枝有五，其派十有四，直义州大康等堡四百里而牧，从大康领市赏者，长男都令小歹青也^{③①}；直义州西北边五百里而牧、从镇远入市赏者次男额参委正也^{③②}。额参即乃蛮，直威家路大定、大茂等堡四百里而牧、仍从大康领市赏者；三男昂昂台吉；四男青歹青；五男石保赤丑库儿也。鬼麻，故，而五男独石保赤丑库儿在耳。

都令〔小歹青〕之子二，曰率闹即打刺汉台吉、曰色令台吉，有骑约五千余；乃蛮七子，曰专难即把兔儿、曰占太即莫力根、曰滚度参即黄把兔儿、曰炒兔台吉、曰那木赤台吉，曰色台吉、曰脱趁台吉，有骑亦约五千余；

耿耿只一子曰昂翠台吉，兵亦仅五百余；青歹青之子三，曰千里台吉、曰土计台吉、曰敖汉台吉，兵亦约五六百余；而石保赤丑库儿只一子，曰额参大儿台吉，兵亦仅五百余。大约都令，乃蛮二派稍强而皆奉约束于虎墩兔愁也。

离广宁、镇静、镇边、镇远等堡三百余里而牧，其市赏仍由镇远者有五路即郎台吉，故，生七子，曰扯劳亥、曰花台吉、曰逞台吉、曰把败、曰瓜儿兔、曰宰赛、曰委正，而七子分为十八派，其带甲控弦者大约满万，而独马少不便鸣镝而驰也。扯劳亥之子四，曰民暗台吉、曰讨讨亥、曰锁懦、曰桑阿儿寨；花台吉之子二，曰莽哈大、曰莽官儿大；逞吉儿之子六，曰苦赛、曰土妹、曰填参得儿、曰卜艾、曰民艾、曰卜言儿；把败之子二，曰那言脱骨、曰打来台吉；瓜儿兔之子一，曰卜言台吉；宰赛之子一，曰卜言大台吉；委正之子二，曰噶儿骂、阿大台吉。

朵颜卫夷酋有把伴者③，先年枪至炒花营，配炒花妹公吉阿亥为妻，遂依泰宁而居、受其驱使。其牧地在广宁东北，离镇静、镇安等堡三百余里，而市赏由镇远关。居久之，把伴死，有二男：长花大、次孛儿败，俱死。花大之子四：长暖赤、次伯言兔、三伯言他不能、四伯大；伯儿败之子三：长莽金儿，次敖毛兔、三孩四暖赤，存，生三子，曰伯青兔、曰奴儿木、曰色忒儿；伯言他不能，存，生一子曰毛起炭。盖花大四子而分四派也，莽金儿戮矣，而敖毛兔、孩四俱存。敖毛兔四子：曰专兔、曰莽官儿大、曰莽惠、曰黄官儿；孩四二子：曰色令、曰夜不收，是为孛儿败之派凡六也。夫把伴一枝，虽属炒花调度，而仍系朵颜夷种，其不属

泰宁诸夷明矣，故不列于泰宁夷酋中。

泰宁卫之夷酋曰虎喇哈赤^③，故矣，而生五子：曰速把亥^④、曰炒花、曰歹青即伯要儿、曰委正、曰兀班，其直广宁、镇远、镇宁、镇武、西平、海州、东昌、东胜边四百余里而牧，由镇远市赏者，速把亥诸种也。虎喇哈赤之先，大父魁猛砮^⑤，嘉靖中尝入我刺梨山。至速把亥益强悍，扰边上无虚岁。后以入寇镇夷堡为参将李平胡射死，斩其级，死时尚披戴盔甲、臂手，级大如斗也。速把亥有三子，长卜言兔，无子，次卜言雇有三子，其三男把兔儿有七子焉二枝，分为十派也。卜言兔一名伯彦务，胡人名多讹音也。卜言兔伤父死，与其弟把兔儿枕戈饮血而思蹂塞上以相当，后塞上御之岁苦矣。而把兔儿以镇武堡箭伤，竟死。其死之者，董将军一元也。卜言雇三子，曰都令即额参台吉、曰额木素郎即矮要世、曰古路不四。把兔儿之七子，长额伯革打黄台吉、次曰阿把兔儿、三曰榜什台吉、四曰色特儿、五曰卜兔儿、六曰昂阿、七曰昂奴；而都令之子二，长毛起炭、次炒四乞。额木素之子一曰搜四。古路不四之子一曰串木素。凡四派皆卜言雇之种。额伯革打之子三：曰色令、曰速木儿、曰翔弄。阿把兔儿之子一曰色令；榜什之子一曰翔闹；色特儿之子二：曰矮要世、曰把庆；卜兔儿之子一曰噶儿骂；昂阿之子二：曰阿儿塔什、曰那木儿；昂奴之子二：曰撒鸡、曰色利，凡十二派，皆把兔儿之种，诸夷部约拥骑万五千而皆受调度于炒花。

其直镇武、西平、东昌、东胜、长静、长安、长勇、平虏诸堡而牧，从镇远关入市赏者，炒花诸种也。自万历乙卯

〔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辽阳长安堡开木市而广宁、镇远以东辽阳以西，塞外诸夷落往来游牧无禁矣。炒花一名炒哈，一名抄花。隆〔庆〕万〔历〕间与妹夫花大为党，而图报其兄速把亥之仇，岁苦我边。然亦屡屣受伤，幸免捕诛耳。而至今炒花诸种为强。炒花生九子：长祆八歹青、次曰把败、三曰额参、四曰刺八时气、五曰歹安儿、六曰端木度、七曰卜塔什利、八曰本卜太、九曰囊奴。九子之派又分为二十六强矣。祆八歹青之子三：曰色令、曰骨令、曰我儿着儿；把败之子八：曰桑阿儿赛、曰噶儿骂什、曰色令、曰勺叶、曰勺失、曰闵太、曰倒儿计、曰昂阿；额参之子四：曰色令、曰夜不收、曰伴兔木、曰翔闹；刺八时气之子三：曰虎必按刺麻、曰古路木时气、曰干计世；歹安儿之子三：曰长昂阿、曰打败、曰把气；端木度之子一曰满都失利；本卜太之子一曰毛起炭；囊奴之子三：曰以克昂阿、曰把汉昂阿、曰额力克昂阿。是皆炒花之种也，今炒花尚在，而计其诸部落兵盖万五千骑焉。

直辽沈、平虏正北四百余里而牧者，虎刺哈赤第三男歹青即伯要儿诸子也，其牧地名猪儿苦周一带，直沈阳、铁岭六百余里而牧，市赏仍入开原、新安关者，炒花（当为虎刺哈赤）第四男委正诸子也，其牧地名岳落一带；直关铁西北七百余里而牧，仍入新安关市赏者，炒花（当为虎刺哈赤）第五男兀班诸子也，其地名古路半升户儿大汉把都楼子，然夷性狡矣，时款时服，宁有常哉？

伯要儿，故，而生五子，长子者卜儿亥也，生八子：曰莽骨儿大、曰得固革儿、曰哈儿寨、曰卜塔习力、曰所南、

曰长连、曰莽骨速、曰莽骨，而共约兵三千余骑。

次子者耳只革也，故，而生四子：长曰锁难、次曰卜塔利力、三曰锁宁、四曰赖卜哈，共约兵千余骑耳。

三子者老思也，故，而生三子：长曰卜塔赤，有骑千余、次曰歹安儿，有骑五百余、三曰伯安儿，亦有骑五百余。老思三男，总二千骑矣。

四子者卜儿罕骨也，故，而生二子，曰把拜台州、曰火把台州，约兵千余骑。

五子者额参大也，生四子：曰锁迷、曰那兔、曰那速户、曰撒哈儿、而约兵千余骑。计伯要儿之种凡五枝，分二十一派，而时为辽沈间患苦矣。

委正，故，而生四子：长以邓儿、次脱卜户、三脱退、四小老思。以邓儿，故，有十子，长曰舍刺把斡，而有三子：曰果兔儿、曰把什汉、曰刺把什，拥兵千余也；次男哈刺把拜，故，而有五子：曰刺伴、曰刺什气、曰什伯兔、曰歹青、曰桑阿寨，而拥兵亦约千余骑；三男汝难，生二子曰得勒革兔、曰色棒；四男庄兔，有二子曰阿卜大台吉州、曰我速苦利，而拥兵各五百余；五男小耳只革，生二子曰果木台吉州、曰歹安台吉；六男伯倍，故，生一子曰朱身；七男果丙兔，生一子曰三祇儿，而亦约兵四百余；八男火把台州，故，而生一子曰抄花，约兵三百余；九男把秃男，亦约兵三百余；十男奴台生一子曰昂革台吉，而约兵三百余。

委正之次男脱卜户者，故，而生二子：长子罗大、次打刺汉台州，约兵四百；

委正之三男脱退，故，而生一子曰歹青，亦约兵三百

余。

委正之四男小老思者，亦约兵四百余。盖委正四男而分二十三派矣。

兀班，故，而生二子曰莽兔、曰伯言儿。莽兔之子七：曰莽骨大、曰比领兔、曰伯洪大、曰刺把什、曰刺把太、曰所宰、曰色崩。伯言儿以入犯高平被伤死，而其子宰赛生三子，于万历己未〔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秋七月，为奴酋所获。其长男青台州、次男瓜儿兔、三男海来兔，有兵一万五千骑强矣。而不虞奴之乘其后也，至今奴质以饵其部落云。

福余卫之夷今弱矣，当万历丁亥、戊子间〔公元1587—1588年，万历十五十六年〕，勾西虏为开、铁患、亦中国一疥癣也，乃竟为西虏所残弱而避居混河江。江离开原边千余里，其久不赴新安关领市赏，积弱不振之故也。先是，夷酋生三子：长往四儿、次撒巾、三锦只卜阿。往四儿，故，而有子恍惚太，其恍惚太之子曰把刺奈、曰卜敖，而约兵千余骑也。撒巾，故，而有子生卜儿炭，亦拥兵千骑焉。锦只卜阿，故，而有子主儿者阿，故，生一子曰土门二，约兵三千余骑。夫恍惚太、土门二皆曩日引暖兔、伯言儿为边患者。然总其部才五千，非附会西虏乌能狼突而江塞上哉。

海西夷曰北关曰南关。北关酋曰祝孔华，塔木鲁卫都督佗事也，故，而生二子：长曰台出，袭祖职；次曰捏你哈，皆故。而台出生二子，曰逞加奴、仰加奴，二子皆狡引西虏为边患，被剿死。而逞加奴有三子，其长子卜寨抢建

州被杀。卜寨之长男则白羊骨，袭祖职者也。其次男卜儿罕骨，在，一子牙木台州，皆住野黑寨，离开原镇北关五十余里耳。以逞、仰二酋大创，故弭耳受戎索，由北关贡市领赏焉，且依我卵翼以抗奴。我开原失而北关因陷于奴，乃我亦失一外藩，而奴更江也。建议者以为，借开原与北关以拒奴，然不思逞、仰二奴昔日何状，而能保白金之不为肘腋患耶，谈何容易也。

按北关仇南关，而猛骨李罗遂甘就建夷罗纲。人皆谓灭南关者建州，而不知灭南关者北关也。南关灭建州浸强，北关于是渐弱，相构未已，弃弱邻而来强寇，詎非逞、仰、那、卜、四酋为谋之不藏哉？然则灭北关者非建州而亦北关之自灭也已。

台出之次子仰加奴亦以逆剿杀，而生五子：长曰那林孛罗，故；次男金台失，领兄兵，生一子得勒革台州；仰奴三男曰赛必兔；四曰阿力木，皆故矣。五曰土木兔，故，生一子曰拙古六台州，而金台失杀之。故仰奴之后独有金台失与白羊骨，分为二寨也，在台住寨住，亦去镇北关五十里。今并没于奴。或云金台失杀其五弟之子，而又不和于叔白羊骨，遂各相狃而迄于同灭。乃知借开原之说，未可为石画也。

南关之夷酋速黑忒，塔山前卫左都督也，故，而生二子，长曰王忠，袭祖职；次曰克失音辰。王忠，故，而二子汪古罗、汪古六，皆故。克失音辰之子王台袭职焉，生六子：长曰兔儿罕、次曰三马秃、三曰往失、四曰那木台、五曰康古六、六曰猛骨李罗。虎儿罕〔上作兔儿罕〕，故，一子歹商，为北关所杀；三马秃，故，子王把太，内附为广宁